

尊敬的汐止拱北殿林董事長、周副董事長，諸位董監事、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今天非常難得有這個因緣回到我們拱北殿，來跟大家一起學習《呂祖心經》，這個因緣非常難得。今天是庚子年正月初九，上午在本殿也例行性的請法師來做齋天的科儀，下午安排悟道來跟大家一起學習《呂祖心經》。

在我們做三時繫念都會念《般若心經》，《呂祖心經》實在講跟佛教講的《心經》是無二無別。在《般若心經》講得深，《呂祖心經》是深入淺出。因為呂祖也是有學佛，也是有學習佛教的經典，而且深入這個經典，可以說儒釋道三教都有學習。這也是呂祖做一個很具體的代表，三教一起學習。在中國傳統就是講儒、釋、道三教，大家都知道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，佛教傳到中國來，跟中國本土的儒跟道已經融合為一體。所以古時候的讀書人學儒，他也學習道家的經典，也學習佛家的經典；學道，也學佛家的經典、學儒家的經典；學佛的人，也學習道家、儒家的經典。所以這個三教互相學習經典，互相學習可以說是相得益彰。所以過去台中蓮社雪廬老人常講，學佛幫助我們深入認識中國傳統文化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幫助我們做為學佛的基礎，所以是相得益彰，所以它很自然已經融合為一體。

在中國學佛的人，是講過去古代的，不是指現代，因為現代人都不學我們祖宗的傳統文化了，都是學西洋的。過去有這個儒跟道的基礎，所以在中國接受佛教，他就直接接受大乘佛法、大乘經典。小乘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分量也相當完整，從唐朝中葉以後，在中

國佛教十個宗派，兩個宗是小乘的，成實、俱舍，這個是小乘的宗派，也就沒有人再學了，其他都是學大乘八個宗派。這個原因就是中國有儒跟道，足以代替小乘，而且還超過。因為有這個基礎，從小讀儒家的書（孔老夫子的書）、讀道家的書，有這個基礎，所以一接觸佛法就直接學習大乘經典。所以在中國這個地方，一般稱為北傳的，北傳的經典，北傳就是大乘佛教；現在有南傳，是小乘佛教。中國八個大乘宗派，小乘兩個宗派，現在在中國都看得不明顯，只有寺院。但是你到日本去，日本這個佛教就是從中國學過去的。現在日本不管大寺院、小寺院，它是哪一宗的它很清楚，它屬於哪一宗的。小乘兩個宗也在日本。所以日本從中國唐朝那個時候去留學，把中國佛教帶回日本，一直保存到現在。

這是講到儒釋道，我們拱北殿是一個很具體的代表，我們主殿供奉呂祖，就是以道為主，一邊是供釋迦牟尼，一邊供孔夫子。有的佛教寺院，也有供道家的、儒家的。這個在《華嚴經》講主伴圓融，以哪一個為主，其他都是伴。以釋迦牟尼佛為主，其他阿彌陀佛、藥師佛，一切佛都是伴；你以阿彌陀佛為主，那釋迦牟尼佛是伴，藥師佛也是伴；以藥師佛為主，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都是伴，伴是陪伴的。所以主伴圓融，這個在《華嚴》講得很清楚。這是首先我們大家到拱北殿來，看到大殿供奉三教的聖人，我們對這個內容總是要有個概念。

我們今天也藉著這個因緣，來學習呂祖講的這個《心經》。這個《心經》包括最後一首偈，一共四百四十九個字，這個經文不長。在《般若心經》是兩百六十個字，這個比《般若心經》長，一共四百四十九個字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這個雖然不長，但是它的義理是無盡的深廣，可以說每一句你要給它講得比較詳細一點，都要講很長的時間了。今天我們兩堂課，也只能很簡單的來跟大家介紹。

這個每一個字都有它很深的含義，深廣的含義。好，我們請看經文，《呂祖心經》：

【呂祖曰。天生萬物惟人最靈。匪人能靈實心是靈。心為主宰一身之君。役使百骸區處群情。物無其物形無其形。稟受於天良知良能。氣拘欲蔽日失其真。此心既失此身亦傾。】

到這個地方，這八句是這一大段。這八句，第一句給我們講『天生萬物惟人最靈』，這句話我們也聽說過。大家應該有聽說過人是萬物之靈，在萬物當中「惟人最靈」，唯有人他是最靈的。這個靈是什麼在靈？『匪人能靈實心是靈』，不是我們人這個身體它靈，而是人心。是那個心靈，不是這個人靈，我們人這個身體，沒有心它就不靈了。所以第二句給我們講，「匪人能靈」，不是人能夠靈，這個人的身體當中有個心，那個心才是靈的。『心為主宰一身之君』，心它是主宰的，我們這個身體也是被心所主宰。「君」就是主導，它在領導、它在主導，心主宰一身。『役使百骸區處群情』，這個心它能夠「役使」，這個役使就是指揮、使喚，指揮我們這個身體。「區處群情」，什麼事情都是這個心在主導，它在指揮，然後做種種的事情。

我們昨天做過三時繫念，第三時都有個小蒙山，小蒙山第一句是一首偈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這首偈出自於《華嚴經》，法界一切都是唯心所造，在佛法講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在西方科學，這四百年來它立了一個二分法，心跟物質不相關的。現在的科學家又發現心跟物是一體的，現代科學家發現的這個講法跟佛經就相應了。所以過去有人提倡唯物論、唯心論，那二邊，其實心跟物它是一體的，分不開的。所以提倡唯物論的人他就講物質控制心理，人的心理都是受物質控制的。實際上心、物它是一不是二，在《般若心經》講，「色不異空

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色是代表物質，受想行識它是精神。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，這個精神物質它是不能分開的。我們念這個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就是告訴我們，這些都是心造出來的，這些萬物都是唯心所現、唯識所變的。現在的人發明電腦，電腦也是人發明的，電腦它不是自己跑出來的，也是人去發明的。電腦也是人腦去發明的，所以還是離不開心，不是說它自己跑出一部電腦出來，是人去發明、製造出來的。所以心是主宰，這一切也都心在主宰。這四句就是給我們說明，主要要知道這一切都是心在主宰、在主導，我們人的心它是最靈的。

下面再講這個物，心跟物。『物無其物形無其形，稟受於天良知良能。氣拘欲蔽日失其真，此心既失此身亦傾。』講到這個心，它沒有形狀。「稟受於天良知良能」，就是佛法講的本性，在《三字經》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本來每個人、每個眾生都有良知良能，自性本來就是具足的，但是受到「氣拘欲蔽」，這個氣是講煩惱習氣。《三字經》講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性相近，性一樣，但是那個習，各人的煩惱習氣不一樣，所以被這個煩惱習氣拘束。欲就是欲望。所以被煩惱習氣拘束，被五欲六塵蒙蔽，「日失其真」，就是漸漸他就失去了真心。真心也不是沒有，就是被蒙蔽了，被這個物欲，被這個煩惱習氣所拘束、蒙蔽。在《四十二章經》佛也講，愛與欲就蒙蔽我們的真心，「使人愚蔽者，愛與欲也」，這個情愛、情執、欲望使一個人愚痴、蒙蔽。「此心既失此身亦傾」，這個心，真心失去了，我們這個身，這個言語、身體的行為就傾斜、就偏了，這個言語、行為都偏差了。傾斜，好像一個大樓傾斜了，那就很危險了。這個真心是講被蒙蔽，那不是真的失去；那真的失去，那就沒有了。這個是講迷失，不是遺失，是迷失。哪一天覺

悟了，又恢復了，恢復我們的真心。

講到這個心，我們也是有必要一個概念，現在我們講到心大家也都知道，但是心到底是什麼個樣子？什麼是我的心？這個可能一般人他就不清楚。我們學佛，或者學道、學儒，起碼我們必須有一個概念，認識我們這個心。我們在《中峰三時繫念》，在第二時中峰國師的開示他有講到，「所謂心者，心有多種，曰肉團心，乃現在身中，父母血氣所生者是」，就是我們現在講這個心臟，這個是肉團心。我們一般人講到心，就想到我們身體裡面這個心臟，這個心臟就是我的心，這個是肉團心。再來就是「緣慮心，即現今善惡順逆境界上，種種分別者是」，這個叫緣慮心。第三個是「靈知心，是混千差而不亂，歷三際以靡遷。炳然獨照，卓爾不群。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。在生死苦海，他沒有失去；證得涅槃，他也是一樣的。所以「處生死流，驪珠獨耀於滄海；居涅槃岸，桂輪孤朗於中天」。在六道生死輪迴這個靈知心，它還是存在，絲毫沒有減少；成了佛，也沒有增加一點。所以《心經》講，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不去不來。

在《楞嚴經》，佛跟阿難問答，阿難講這個心講了七個地方，這個在《楞嚴經》稱為「七處徵心」，他講了七個地方，心在內、心在外、在中間，心或有或無，阿難他能想出七個地方，但是一一都被佛破除了，都不能成立了。這個心，第一個就想到心在哪裡？佛問阿難心在哪裡？你找出來給我看。阿難找了七個地方，這個我們想也想不到。第一個我們大家都能想得到，心在內，在我身體裡面。這個心，如果在我們身體裡面，只是因為誤認我們這個五臟六腑這顆心臟，以為現在這個思惟想像就是我們這顆心臟，以為那個就是我們的心，不知道它是一個有形之心，那個有形。像呂祖這裡講的，「物無其物形無其形」，我們只認定那個有形的那顆心臟，

認為那個就是我的心。但是我們這個心臟是會隨著我們這個身體為生死，我們人活著，它存在；人死了，它就也壞掉了、沒有了。所以這個心，一個是有形之心，我們看到這個心臟，這有形的。但是有形當中還有個無形之心，這個一般人就不理解了。這個無形之心，它不會隨著我們這個軀殼為生死，它不會隨著我們生死。

實際上，中峰國師《三時繫念》我們常常念，講的語言文字有點不同，意思是一樣的。這個緣有生滅，但是法性它不隨緣生緣滅，我們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緣生緣滅，但是我們的法性就是真心，它不會隨著緣生它就有，隨著緣滅它就沒有了。所以因緣生，它存在；因緣滅，它還是存在，這個叫無生，無生就是本來它存在的。所以生滅的現象，是原來沒有，現在生起這個現象；原來沒有，生起的現象，過一個階段它就滅了，它就沒有了。像我們這個身體，它有生有死、有生有滅，萬物也是一樣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動物跟人都有生老病死。這個生滅的現象，這個當中有一個性，它是不隨著生滅的，它本來就存在的，在佛法的術語講叫無生。我們在念迴向偈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悟那個無生。

所以這個心，有形的心隨著這個身體的生滅，有生死。有形的心在內，我們這個有形的心在身體裡面，在內，無形之心不在內。如果說是同一個，說這個心就是那顆心臟，現在醫學發達，我們也常常聽到有人心臟壞了，他去心臟移植，現在這個心臟移植、腎臟移植、肝臟移植，現在這個醫學都能做得到。如果乙的心臟壞了，把甲的心臟移植到乙的心，移植到他的身體，乙活起來了，那乙他的思想、言語，他的習氣、他的行為會不會變成甲？不會。現在這個心臟移植的，那如果是它的思惟想像是那顆心臟，那移過來，移到它的身體，這個乙應該是他就變成甲了，那講話什麼都跟甲一樣；實際上，還是他原來。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了解，我們思

惟想像的不是那顆心臟；不是那顆心臟，那其他的地方統統不是。這一點我們要先明瞭，就是我們身體這個心它是一個物質，有形的，但是這裡講這個心它是無形的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理解，心，這說明就不是在裡面，佛給阿難否定了。這個在《楞嚴經》講得很多、很詳細，詳細要去讀《楞嚴經》。

阿難想一想，那既然講心在裡面不能成立，不是在裡面，那肯定是在外面。不是在裡面，就是在外面。或者他認為，有形的既然不是心，那個有形狀的不是心，那什麼是我的心？就是以能知能見者為心，就是說我現在能夠知道、能夠見到，那個就是我的心。但是「所知所見之物，盡在於外」，我們現在能夠知道的、能夠看見的，都統統在外面，我們只能從這個裡面看到外面。我們如果眼睛閉起來，就看不到外面了。我們眼睛也不能看到自己，自己的五臟六腑我們也看不到，那你要跑到外面看進來。好像我們看房子，外面這個外觀有窗戶，我們在屋子裡面看不到外觀，那你要跑到外面才看得到，那你在裡面看不到。所以這個外面也不能成立。阿難又想到，不在裡面、不在外面，那就在中間。佛就講你認為這是中間，中間它還是有內外，哪一個才是中間？這樣一層一層講了七個地方。所以這個詳細，我們要去研究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研究透了的確會開智慧。古人講，「開慧《楞嚴》，成佛《法華》」。在這個地方我們就不能詳細來研究這個方面，只能簡單跟大家提一下一個概念。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心，實在講，我們不認識哪一個是我們的心。所以要讀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》這個七處徵心，我們才慢慢了解我們的自性真心是什麼。所以阿難聽到佛這樣給他分析之後，慢慢他才知道自己的妙明真心慢慢顯露出來。我們就先講到這裡。

「物無其物形無其形，稟受於天良知良能。氣拘欲蔽日失其真

，此心既失此身亦傾」，我們現在就先從這個來學習，我們自然能夠深入認識我們的自性真心。這裡呂祖就給我們點出來，這個良知良能本來大家都有，但是煩惱習氣、欲望蒙蔽了這個真心，蒙蔽了。失是迷失，不是真的沒有了，迷失了。此心既失此身亦傾，這個心既然迷失，迷了，這個身體言語造作就偏差、就不正確了。在《三時繫念》我們常常念，身口意三業，意它是一個主導，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痴；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今對佛前求懺悔」。我們身口，身造殺生、偷盜、邪淫；口業，妄語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，這個都是受貪瞋痴所指使，貪瞋痴是屬於意，身、語、意，身口七支都受這個意來指使、來指揮的。所以這個心，我們從這個地方理解，這個心既然迷失了，那我們身體言語造作就偏差了。這個心、身傾斜了，要把它導正回來。下面兩句就是呂祖給我們開示怎麼導正這個身心：

【欲善其身先治其心。】

這個身要回歸到善，首先要先治這個心。因為心它在主導，它是主導，這個也是從根本來修，從心這個根本來修正，所以要先治，要先治心。古人的學問都是治心的，像宋朝趙閱道，趙閱道先生他每一天所作所為，晚上都要向上帝報告，不敢報告的就不敢做。所以他有一篇叫做「治心篇」，對治他自己這個心的一篇文章，每一天晚上都要對上帝來報告、來匯報。不敢報告的，就不敢做了。所以這個趙閱道先生他臨終自知時至，就我們念佛預知時至。在古人修治心的很多，三教都是講這個治心，像儒家講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是《大學》裡面講的。格物，物就是物欲，我們前面講的，這個呂祖給我們講欲蔽，你被這個物欲給你蒙蔽了，你真心就失去了，偏邪了。

所以儒家它講求這個格物，格是格鬥，你要格除物欲，要格除

。格除物欲你才能致知，致知是達到，達到真知，自心的真知。致知才能誠意、正心，意誠心正，心正他才能修身。這個心不正，你這個身怎麼修都不正的，因為那個主導的偏了，那你怎麼修都不正。所以那個主導你先導正過來，我們這個身自然它就正了。所以治身、修身，自己這個身修好了才能齊家，你這個家庭才能整齊；你能夠齊家了，家庭都整齊了，那才能夠治國。這個國是家的擴大而已，能治家就能治國。一個家庭都治不好，怎麼去治國？能夠治國才能平天下。所以根本是從治心開始。所以下面講：

【治心如何即心治心。】

就是即這個心，治這個心。下面講了很多個心，大家想一想，我們心有那麼多嗎？中峰國師講有肉團心、有緣慮心、有靈知心，這裡呂祖講的很多個心，我們看這篇統統是講心。心有那麼多嗎？真心跟妄心是兩個心嗎？我們念《彌陀經》，大家應該有一句都念得很熟，「一心不亂」。不管真心、妄心，這邊講了這麼多心，實際上只有一個心。在《三時繫念》，中峰國師也給我們開示，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。三無差別，眾生，什麼叫眾生？迷惑顛倒，這裡呂祖講的，「日失其真」，失去真心，迷失了就變成眾生，迷了。如果覺悟了，就是佛，其實佛跟眾生他是一樣的，是同一個東西。

真心、妄心都是同一個心，古大德有一個比喻就是用海水，海水如果起風、起波浪，驚濤駭浪，那比喻我們眾生的心就像那個驚濤駭浪一樣，那個起伏太大了；成了佛，就是風平浪靜。我們知道驚濤駭浪跟風平浪靜，那個海水是不是同一個？一個，不是另外有一個，是同一個。有起風的時候，它就起這個浪；沒有風，它就平了。所以我們眾生起了無明煩惱這些習氣，像起風一樣，迷了；覺悟了，這些就沒有了，回歸到平靜。正當在迷的時候，它的本質是

一樣的。所以《心經》講「不增不減」，在凡不減，在凡夫也沒有減少，跟諸佛一樣；你成了佛，也沒有加一點點，也是一樣的。就像那個海水，有起風跟沒起風那個海水都是一樣的，差別就是在一個起風、一個不起風浪這樣。

所以中峰國師給我們開示，只因「迷悟之有間，故凡聖而迥異」。就是我們迷了，迷跟悟這個當中的差別其實是一樣的。你覺悟過來，還是那個心，不是另外換一個心，不是，還是那一個心。只是這個心，迷跟悟它起的作用不一樣，就這樣。所以才有佛跟眾生的差別，其實佛跟眾生就是心。所以講到最後，中峰國師講得也是很具體。我們念佛念到佛來接引，也不是外面來的，是我們的心感應來的，不是從外面得來的，是我們心感應來，「究竟非從外得」，跟不是它從外面得到的。所以最後講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」，講得最徹底、最具體了。你說阿彌陀佛在哪裡？就在我心裡面，我的心就是阿彌陀佛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

所以不管真心、妄心，這邊講那麼多心，其實都是一心，都是一個心，沒有差別，只是迷悟不同。所以呂祖講，『治心如何即心治心』。這句就是有禪機，我們看了好像沒有感覺出來，實際上這一句就是禪機了。治心怎麼治？還是以你起妄心那個心去治心。因為真心、妄心是同一個心，所以以心治心。只是一個迷惑的心，一個覺悟的心，把那個轉迷為悟，給它轉過來，這個叫治。下面就跟我們講要怎麼治，用什麼心來治什麼心。那講了這麼多心，同樣是一個心，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。不要錯會了，以為我們心好多個、那麼多，不是，只有一個心。下面第一句：

【以老老心治不孝心。以長長心治不悌心。以委致心治不忠心。以誠恪心治不信心。】

這四句，呂祖給我們開示就是孝悌忠信。『以老老心治不孝心

』，這是第一句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，這個老老心。孝，在經典上講「百善孝為先」，這個孝是第一個。不但在儒家，在佛家也是一樣，我們修淨土，我們淨宗同修大家都很熟悉的《觀無量壽佛經》淨業三福，這個淨業三福第一福，第一句就是「孝養父母」，第二句才是「奉事師長」，所以孝它是大根大本。所以世出世間的聖賢，都是從教孝開始。所有的善都從孝發展出來，如果不孝，他就不會為善。

具體要怎麼孝順父母，這個在三教典籍講得很多。最近我們淨老和尚提倡的《弟子規》，的確這部《弟子規》講的內容就是孝悌忠信具體的做法。我們沒有學《弟子規》，實在講有這個概念，具體在生活當中怎麼去做才叫做孝？從這個地方去做，才能啟發我們的孝心。不然我們想要孝，但是不知道怎麼做，也就很難啟發我們的孝心。這個孝心如果沒有啟發，那反過來就知道我們就不孝了，不孝父母。現在這個不孝父母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《弟子規》前面講的一段，都是孝的一個具體表現。《弟子規》第一句就是「入則孝」，第一句就是「父母呼，應勿緩；父母命，行勿懶；父母教，須敬聽；父母責，須順承」，這四句。這四句能夠去做到，就是孝的開始了。

現在有沒有這個教育？沒有。現在的父母呼，孩子怎麼樣？不理會。父母叫他去做什麼事情，他也不願意幹，這個就懶散了，不聽父母的。父母責備，他就頂嘴，甚至還有殺父、殺母的，這個現在在報紙常常看到。父母教導他，他根本就不聽。現在年輕人都會說，你們這些老人老古板，不合時宜了，不懂我們年輕人。現在年輕人都是這樣，父母教他，他不能接受。所以現在年輕人他不尊敬老人、不尊重老人，父母都不尊重，他怎麼會尊重其他的老人？你必定能夠孝養自己的父母，其他的老人你才會對他尊敬，看作自己

父母一樣。但是這個老人他有經驗，做父母的人總希望自己兒女好，總希望自己兒女不要走冤枉路，所以把寶貴的經驗都是盡量要教給自己的子女，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走錯路，不要誤入歧途。天下父母心，沒有說做父母的人不為兒女好。但是做兒女的，他不一定能夠體會父母的心，體會不到，這個跟教育都有關係。

所以早上我去送老和尚，在桃園。台南極樂寺總務劉美珠居士講，現在辦道德講堂很重要，她說現在做父母的人很操心兒女，一送到學校去都學壞了，沒有學好的，都學壞了。所以父母擔心，沒有這種倫理道德因果教育，都學壞了。所以年輕人現在不能尊敬老人。在《千佛名經》，過去我們景美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，每一年都要拜三天的千佛懺，那是韓館長在的時候。三千佛，一天拜一千尊。這個千佛當中有一尊佛的名號叫做敬老佛，叫敬老佛，我們念到這尊佛的名號，顧名思義，那一尊佛出現的那個地區、那個時代，大概那些人統統不尊敬老人。就像我們現在一樣，兒女都會說做父母的老古板、老古董了，思想落伍、不合時宜了，大概都是這種情況的。所以那個佛教化眾生，針對當時那個地區、那個時候社會普遍的現象，所以立了這個名號。所以這個名號，佛不是說我想要什麼名號，佛他沒有名號，這名號都是為度眾生建立的。這些眾生都不知道敬老，所以他來示現敬老，敬老尊賢，所以這尊佛的名號他叫敬老佛。也就是呂祖這裡講的，「以老老心治不孝心」，要尊敬老人。

去年年底，我到台南極樂寺看我們老和尚，我們老和尚看到我就給我講，現在世界這麼亂，怎麼辦？我就看著他老人家，怎麼辦？後來停了四、五分鐘，他給我講，「找老人」。他講完之後，就拿了一本書，那個書的名稱叫「老人言」，三個字。這個《老人言》就是我們祖宗、古聖先賢一些格言，他老人家以前用毛筆給它寫

、給它節錄，寫了一本冊子，不是很厚，書名叫《老人言》。所以他也給我講，說這個書要多印，去流通。而且要再印一個書籤，那個書籤要印十個字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印十個字。他說書籤夾在《老人言》這本書裡面，看到這個書籤就會看到這兩句話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。所以老人有經驗，呂祖也是教我們要敬老，要孝敬老人，所以以老老心。但是我們這個心態要改變，現在年輕人都不孝父母、不敬老人，看到老人他就討厭，罵老人。但是有一天自己也會老，如果你不想老，你就要短命。有一天自己也會老，老了之後，那下一代是不是他又罵了，因果循環。所以這一句，「以老老心治不孝心」，這個心態要改變過來。這個《老人言》，我們的確印一些來流通，再加上印這個書籤，我們多多來流通。

下面第二句，『以長長心治不悌心』。上面一句是孝順父母，這裡是友愛兄弟。「長」就是年長，兄友弟恭，兄弟要互相敬愛。兄弟之間不能只有講理，也要講情，所謂手足之情；如果完全講理，就傷兄弟之情，兄弟姐妹之情就傷了。所以不能完全講理，也要講情。所以情理情理，要講情、講理。這個兄弟要能夠和好，也是孝順。在《弟子規》講「兄弟睦，孝在中」，就是兄弟姐妹大家很和睦，這個孝就在當中。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，做父母的，他當然喜歡看到自己的兒女都很和睦；如果看到兒女一天到晚在吵架、打架，那你說這個對父母是孝嗎？就不孝了，讓父母操心了。所以兄弟睦，孝在中，兄弟和睦了，孝順就在當中，父母看到了，他安心了。那特別這個父母如果有財產的，父母死了之後兄弟姐妹爭財產、打官司，這個在我們現前社會有看到很多，自古以來都有，現在也看到很多。

所以留財產給子孫，就是給自己的兒女變仇人。這個我都親眼

看過的，而且還是我認識的，兄弟姐妹打官司、爭財產，反目成仇。我認識的看過，在報紙上看到不少。所以父親死了，財產分不平，父親他的遺體要下葬都很難，在打官司，這個就沒有兄友弟恭了，他這個當中沒有義，只有利。所以《論語》講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小人他只知道利，他不講道義，義是合理的，他不講，只看到利。那你說這個父母死了，在九泉之下，他能安心嗎？這些都是屬於教育問題。所以呂祖講，要「以長長心治不悌心」，兄弟要互相幫助，兄友弟恭。

下面，『以委致心治不忠心』。「委」是委託、委任，人家委託我們辦什麼事情，人家委任我們做什麼事。這個「致」就是達到，我們有給他辦到、辦好了。如果人家委託我們的事情沒有辦好，就是不忠，你沒有忠於這個事情，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好，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到。所以在《論語》，「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」，曾子每一天都反省自己三件事情，其中有一件就是「為人謀而不忠乎」，人家拜託我辦的事情，我有沒有把它做好、做到？如果沒有做好，接受人家委託的，沒做好就是不忠，這個心不忠。所以「以委致」，人家委託的事情，致就是把它辦到、達到，應該辦的事情辦好了，用這個心來治不忠心。所以我們替人家辦事也好，自己辦事也好，有沒有辦好？那不能馬馬虎虎，馬馬虎虎辦就不忠，對這個事不忠。

『以誠恪心治不信心』，「誠恪」就是誠敬、謹慎，這個誠敬（至誠恭敬）來對治這個不信心。信這個字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看我們淨宗做三時繫念常常念，念佛法門要信願行，《彌陀經》講的信願行，第一個就是信。我們為什麼不信？就是沒有誠恪心，這個心不誠，所以就不信。不信什麼？不信聖教。像呂祖開示的這篇《心經》，如果不信，那就沒有誠恪心；沒有誠恪心，對這篇經文他肯定

是錯解的，用他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的，他不信。他不信，所以要以誠恪心來對治這個不信心，要信聖賢之教。

好，這節課我們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學習到這一段，下面下一節課我們再繼續來學習。我們現在休息三十分鐘，我們第二節課三點半開始。阿彌陀佛！